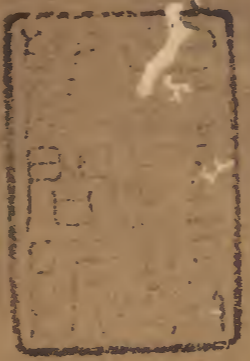


性理字義 下



漢書門			
二	二	九	五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九	八	漢
函	册	號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2	
冊數	2 ( 2 )		
函號	299	18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卷之下

淺草文庫

誠字凡九條

論誠是自然之理

誠字與忠信字極相近須有分別誠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說

論後世言誠之差

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誠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真

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  
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

論誠是真實之理

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  
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  
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  
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  
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  
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  
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

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  
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  
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  
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  
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  
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  
道乎皆形容得親切

論誠是實理流行

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予於人自然發  
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

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入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

論思誠具人道

如君子誠之為貴誠之者入之道也此等就做工夫上論蓋未能真實無妄便須做工夫要得真實無妄孟子又謂思誠者入之道正是得子思此理傳授處古人立意有就天命言者有就人做工夫言者至於至誠二字乃聖人德性地位萬理皆極其真實絕無一毫虛偽乃可以當

之

論誠賢之誠

誠在人言聖人之誠天之道也賢人之誠人之道也

論言性有理有心

誠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始終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

論實理所以長久

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

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

論誠信不同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敬字凡十二條

論誠敬之異

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論主一之謂敬

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

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  
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  
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  
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  
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

論敬要存心

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  
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  
走作不散慢常德地惺惺便是敬

論主一無適

主一只是心主這箇事更不別把箇事來參插  
若做一件事又參第二件事又參第三件事便  
不是之一便是不敬文公謂勿貳以二勿參以  
三正如此

又

無事時心常在這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  
心應這事更不將第二第三事來插也是主一

又

無適者心常在這裏不走西不走東不走南不  
走北

論間斷便是不敬

程子就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論敬為萬事根本

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論持敬工夫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奉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又如人入神祠中此心全歸向那神明上絕不敢生些他念專專一一便自不二不三就此持體認亦見得主一無適底意分曉

論肅敬之容

整齊嚴肅敬之容如坐而傾倒衣冠落魄便是  
不敬

論敬在心

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  
得亦親切蓋心常醞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  
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便森然於  
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須實下持敬工  
夫便自見

論文公敬齋箴

文公敬齋箴正是鋪存日用間持敬工夫節目

最親切宜列諸座右常目在之按為準則做二  
夫久久自別

恭敬字凡七條

論恭敬之異

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恭主容敬主事  
又

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

論恭敬非二物

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恐只是敬  
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



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  
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  
一般

論恭敬之容

坐如尸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

論恭敬之異

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卑屈恭體貌  
尊嚴

論恭不如敬之切

文公曰以成德而論則敬字不如恭之切以學  
者做工夫言則恭字不如敬之切

論古人皆持敬

古人皆如此着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  
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  
道字凡九條

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  
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  
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象人所共

由底方謂之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  
得人兩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  
就人事上刻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省是從  
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  
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  
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  
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  
茫茫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  
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  
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

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至于思說率性之謂道  
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  
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又安排着其實道之  
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  
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

論老莊言道之義

老莊說道都與人物不相干省以道為超乎天  
地器形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都是說未有  
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且自家身今見  
在天地之後只管想像未有天地之初一箇空

虛底道理與自家身有何干涉

論佛氏言道之善

佛氏論道大槩亦是此意但老氏以無為宗佛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都為幻化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真空乃為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

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着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

論事物皆具此道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

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子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事他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項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論學者求道之要

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

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自聖門實學不明然後有老莊佛氏一切等說後世儒者纔說到道便涉老莊去如子雲用心亦甚苦然說到道理皆是黃老意如所謂爰清爰淨遊神之遊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等說都是純用老子意論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

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  
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  
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  
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  
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  
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  
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  
涉此佛老莊列異端邪說所以為吾道之賊學  
者不可不嚴屏峻却而聖門實學坦如康莊學  
者亦不可自暴自棄而不由也

論道無所不在

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處  
不有缺子思言為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  
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為飛戾天在下  
則為魚躍于淵者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  
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  
為人說所謂活潑潑地云者只是實真見這道  
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  
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  
明故如此說

論聖賢言道之旨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為道便是指氣為理了

論韓老言道之差

韓文公原道頭四句如所謂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盡從外面去其論德如是已無待於外之言雖未負猶未害至由是而之之謂道則道全在人力修為之後方有而非子思中庸率性本然之道矣如老子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等語又把道都說從上面去說與德仁義都分裂破碎了揚子雲又謂老氏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提提仁義吾無取焉耳是又把道德仁義判做二物都不相交涉了

論韓公見道之差

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

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  
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  
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  
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  
遂不覺為大顛說道理動可故俛首與之從遊  
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理字凡三條

論道與理之別

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析為二字亦須有  
分別道是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

較寬理字較實有確定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  
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  
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  
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  
做處便是當然無過些亦無不及些如為君止  
於仁仁便是為君當然之則為臣止於敬敬便  
是為臣當然之則為父止於慈慈為子止於孝孝  
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  
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  
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齋便是立中當然之

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論理與性之別

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為我所有者

論理義為體用

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德字凡三條

論心之實得處為德

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已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

論人心有本然之德



大槩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又有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為天德其道流

行賦予為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為純得天理之真無人偽之雜亦謂之天德

論道德非二物

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大抵道是公共底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底

太極凡九條

論混沌至極之理

太極只是混沌極至之理非可以形氣言古經書說太極惟見於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易只是

陰陽變化其所以為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  
又曰三極之道三極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  
謂之理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是一太  
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  
百家諸子都說差了都說屬形氣去如漢志謂  
太極函三為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  
具而混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  
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混淪底物而道又別是  
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為  
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以理之通行者而言  
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  
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通行所以為理之  
極至更無二理

發明周子朱氏太極說

太極字義不明直至瀛溪作太極圖方始說得  
明白周子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  
就此句中間截作兩截看無極是無窮極只是  
說理之無形狀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  
之為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得而形容故

以太名之只是說理之雖無形狀方體而萬化無不以之為根抵樞紐以其混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是以理言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

論太極是極是之義

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樞極之義如室極北極茅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謂極為中蓋極之為物常在物

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為衆材四面又皆停勻無偏剩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處不動所以為天之樞若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存人物之所以萬古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理在其中為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為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恁地混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

之理到此湊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為天地為人  
為物又皆一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  
萬物之外而別為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而有  
箇理便成兩截去了

發明濂溪太極圖說

畢竟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  
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  
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

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  
是理便已俱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  
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  
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  
理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為  
先孰為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  
先後偏在一邊非混淪極至之物

老氏說道之差

老氏說道在天地之先也略有此意但不合都

離了天地人物外別說箇懸空底道理把此後  
都做粗看了

人心事物皆有太極

總而言之只是混淪一箇理亦只是一箇太極  
分而言之則天地人物各具此理亦各有一太  
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有其分而言便成許多  
道理若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體統渾淪又只  
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為太極  
所以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謂道為  
太極者吾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為太極者

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耳  
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  
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事總言其  
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  
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為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  
萬萬小塊復為一太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  
月落萬川慶慶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  
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  
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萬古無極之後自萬  
古而上極萬古而下大抵又只是渾淪一箇理

總為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  
繞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  
本自圓也

論極所以立名之義

太極之所以為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  
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  
名之曰極

論無極之說

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  
天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  
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  
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  
之耳

皇極凡四條

論皇極乃君為之準

書所謂皇極皇者君也極者以一身為天下至  
極之標準也孔安國訓作大中金失了字義入  
君中天下而立則正身以為四方之標準故謂  
之皇極就君德論則德到這處極至而無以加  
以孝言之則極天下之孝以弟言之則極天下

之彖德極其至而天下之人以為標準周禮所謂以為民極正是此意

論詩說爾極之義

詩說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又是就年麥上論后稷以此教民民以此為準則

論寶極之義

皇極域中之大寶又是就崇高富貴之位而言大君極至之極四面尊仰無以復加所以謂之大寶極商邑四方之極則以居中為四方之準則而四方輻輳至此無以復加也

論孔氏言皇極之差

自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漢書谷永疏言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便都循習其說更不復知古人立字本義且如皇則受之訓為大則受之皇之不極訓為大之不中惟皇作極訓為惟大作中成甚等語義理如何通得

中和凡七條

論中和是情性之理

中和是就性情說大抵心之體是性性不是等別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耳只這理動出外來

便是情中是未接事物喜怒哀樂未發時渾淪  
在這裏無所偏倚便是性及發出來喜便偏於  
喜怒便偏於怒不得謂之中矣然未發之中只  
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  
皆中節方謂之和和是無所乖戾只裏面道理  
發出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無所乖戾於理便  
是中節亦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無些不  
及與是理不相拂戾故名之曰和耳

論中和為大本達道

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渾淪在萬般道理都從

這裏出便為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只是這裏  
動出萬般應接無少乖戾而無所不通是謂達  
道

論中有已發未發之異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  
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  
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  
所謂和所以周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  
發之中言也

論執中是已發之中



堯舜禹允執厥中皆是已發之中若是裏面渾  
論未發未有形影如何執得及發出來方可執  
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  
則無太過不及處可得而操執之也

論無咎於理皆是和

中庸篇只舉喜怒哀樂四者只是舉箇大綱而  
已其實從裏面發動出來底當然而然無所咎  
於理者都是和

論釋氏議論之差

釋氏之論大槩欲滅情以復性李翱作復性論

二篇皆是此意翱雖與韓文公游文公學無滯  
源見理不明瑩所以流入釋氏去釋氏要喜怒哀  
哀樂百念都無如何無得只是有正與不正正  
底便是天理不正底便是人欲

論中和中庸之異

大抵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  
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  
公解中庸二字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謂確而盡矣

中庸凡二條

論庸是平常之義

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發出於外無過不及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見人所不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雖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夷齊之立節三仁之制行又如視之思明聽之思聰色之思溫貌之思恭與足容之重手容之恭頭容之直氣容

之肅及言忠信行焉敬居處恭執事敬等類論其極致只是平常道理凡日用間人所常行而不可廢者便是平常道理惟平常故萬古常行不可易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萬古常不可改易可食可服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則自有不易之義自餘珍奇底飲食衣服則只可供一時之美終不可以為常常若常常用之必生厭心矣

論中庸以德行言

程子謂不易之謂庸說得箇好然於義未盡不

性理字義卷下  
若文公平常之說為明備蓋平常色得不易字  
意其不易二字色不得平常字義要其實只是  
一箇道理而已游定夫謂中和以性情言是分  
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  
合說而已矣

禮樂凡五條

論禮樂有本有文

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  
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  
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

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  
樂不只是偏守一箇中和底意思便可謂之禮  
樂

論禮樂要內外相副

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  
底意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思然此意何自  
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於邊  
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  
方成禮樂若外面有玉帛鐘鼓而裏面無和敬  
之心以實之則不成禮樂若裏面有和敬之心

而外面無玉帛鐘鼓以將之亦不成禮樂

論禮樂不是二物

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論禮樂無所不在

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言頂上下有統屬此

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序既自先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論禮樂有益於人

人徒見升降揚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田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却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

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  
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  
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  
可知矣

經權凡五條

論權有時中之義

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為物能權輕重  
以取平故名之曰權權者變也在術有星兩之  
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  
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權只是時措之

宜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權天地之常經是經  
古今之通義是權問權中何別由知中然後能  
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無過不及者  
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  
也

論用權須理明義精

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便差  
却到合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  
與經不相悖經窮則須用權以通之柳宗元謂  
權者所以達經者也說得亦好蓋經則那裏行

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  
橫天下視之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  
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  
也嫂溺而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  
經也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經也佛肸召欲  
往則權也然須聖人理明義精方用得不差

論用權之難

論語從共學至可與立未可與權天下事到經  
不及處實有礙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且如  
武后易唐為周張柬之輩於武后病中扶策中

宗出來管見說武后乃社稷之賊又是太宗才  
人無婦道當正大義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  
人而賜之死但天下豈有立其子而殺其母南  
軒謂此時當別立箇賢宗室不應立中宗他也  
只見得後來中宗不能負荷故發此論文公以  
南軒之說亦未是須是身在當時親見得人心  
事勢是如何人心惓惓中宗中宗又未有失德  
如何廢得人心在中宗纔廢便亂須是就當時  
看得端的方可權度所以用權極難也

論經權不是相反

用權復是地位高方可權與經相對經是日用  
常行道理權也是正當道理但非可以常行與  
日用常行底異公羊謂友經而合道說誤了既  
是反經焉能合道權只是濟經之所不及者也

論經用權皆當合義

文中子說權義舉而皇極立說得亦未盡權固  
義精者然後用得不差然經亦無義不得蓋當  
用經時須用經合用權時須用權度此得宜便  
是義二者都不可無義如世民殺太子建成是  
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

太宗是合當守經而不守經者也有魏晉而下  
者於國統未絕而欺人孤寡托為受禪者是當  
用經而不用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李  
扎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斃其宗國是於審  
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五王反正中宗  
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禍之慘是於用  
權中見義不精者也

鬼神凡三十一條

論看議論鬼神之法

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意作

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  
祀作一項說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

論鬼神是陰陽屈伸之意

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曰鬼神者二氣  
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  
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  
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  
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  
是自然屈伸往來恣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  
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

陰為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為神秋冬是  
氣之已退屬陰為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  
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  
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之方  
長者也鬼之為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

論鬼神為陰陽所屬

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  
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  
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  
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



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  
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  
退屬鬼以月言之則月初三生來屬神到十五  
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  
鬼如潮之來屬伸潮之退屬鬼凡氣之神者皆  
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鬼  
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論人物皆有陰陽便皆有鬼神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  
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

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  
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  
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  
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  
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  
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  
鬼神

論陰陽魂魄所屬凡二段

祭義寧我問鬼神一段甚長說得極好如曰氣  
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云云鄭氏註

謂口鼻之呼吸為魄耳目之聰明為魄又解得  
明切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  
言亦真得聖學之遺旨矣所謂始化是胎中畧  
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  
是魂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  
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為  
魂陰為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  
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非靈處便屬魂視  
聽是體非聰明處便屬魄

又

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淮南子曰陽神為  
魂陰神為魄魄魄二字正猶精神二字神即是  
魂精即是魄魄屬陽為神魄屬陰為鬼

論氣之伸為神屈為鬼凡二段

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  
為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  
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  
凡屬陽者皆為魂為神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  
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  
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生者氣之伸

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魄之升者為神魄之  
降者為鬼魄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  
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魄之升上  
落是魄之降下也

又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  
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  
游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  
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論祭祀之義

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求  
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膻馨音見以  
蕭先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者心加以鬱鬯  
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膻  
馨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  
報陰也取腍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  
之義大槩亦不過此

論鬼神即禮樂道理

禮記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即是禮樂道理以禮祀神樂聲發揚屬陽以禮祀鬼禮是定物屬陰故樂記說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禮者別宜居鬼以從地祭義論春禘秋嘗以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以樂而嘗無樂意亦如此

論祭祀當以誠

夫子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緣誠意既不接幽

明便不交

又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湏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未敢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决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湏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

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論子孫與祖宗共一氣

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脉終關繫尤親切謝上祭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着寔處都却鹵莽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己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

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

論佛與外社為諂

古人宗法子孫於祖先亦只是嫡派方承祭祀在旁支不敢專祭今人况於祖先之外又招許多淫昏魂神入來家家事佛事神是淫祀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今人之諂欲以求福不知何福之有

論神不歆非類

生理字義卷下

神不敬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  
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  
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  
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  
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  
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鄆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  
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  
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膾絕亦皆  
一類仲舒繁露載漢一事有人家用祝降神祭  
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負公裳盛服欲

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蓬頭放袒手提屠刀  
勇而前歆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  
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為嗣  
即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他屠家父祖來其繼  
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  
矣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  
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  
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  
為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  
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為後

以姓雖異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踈者  
然賈克以外孫韓謚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  
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  
此說亦斷不可行

論人當祀其所當祀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及其境內名山大川  
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  
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  
亦不敢僭諸侯而祭社稷山川如季氏旅泰山  
便不是禮曲禮謂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

淫祀無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  
正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便是淫祀如諸侯祭天  
地大夫祭社稷季氏旅泰山皆是淫祀矣

論祭祀當隨其分

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而立  
為天地民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諸侯為一國  
之主故可以祭一國之社稷山川如春秋時楚  
莊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尚明  
故也如士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之外皆不  
相干涉無可祭之理然支子不當祭其祖而祭

其祖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者為非所當祭  
亦未免為淫祀

論祭祀立尸之義

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  
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  
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  
之誠敬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矣

論祭祀要關係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係於一身極盡  
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於此自有感應慶諸

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  
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  
隨其分限小大如此

論在祀典則當祭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氣為雲雨者皆曰神日月  
星辰民所瞻仰者亦曰神其在人則法施於民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見祭法篇甚詳若後世祭祀便都沒理  
會了



論五祀之禮

大夫祭五祀乃是門戶竈行中雷自漢以來以  
井易行古者穴處上為牖取明之處名曰中雷  
只是土神士人又不得無五祀間有一兩件在  
士喪禮却有疾病禱于五祀之文而無其祭鄭  
康成註月令春祀戶謂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  
也夏祀竈謂陽氣盛熱出外祀之於竈從熱類  
也秋祀門謂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祀行  
謂陰盛寒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中央祀中  
雷為土主中央而神在室於此見漢時禮學猶

明論鬼神猶主於陰陽為言猶未失先王之遺  
意也

論道德忠義之祭

古人祀典自祭法所別之外夫有所謂道有德  
者死則祭於瞽宗以為樂祖此等皆是正祠後  
世如忠臣義士蹈白刃禦患難如張巡許遠死  
於睢陽玄雙廟蘇忠勇死於邕州立廟於邕漳  
州靈著王以死衛邦人而漳州人立廟祠之凡  
此等忠臣義士之祠皆是正當然其祠宇湏官  
司為嚴其高鑄開閉有時不與民間褻瀆乃為

合禮在民間只得焚香致敬而已亦不可越分而祭

論淫祀不可舉

大凡不當祭而祭者曰淫祀無祀無福由脉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甚關係如釋迦亦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已不當祭皆與我無相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封為天齊

王本朝以東方生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一上帝而已安有一箇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毛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耶據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脉全不相干涉而在州縣皆立袁嶽行祀亦失於講明之故

論南嶽之祠非是

南嶽廟向者回祿劉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人道人事本一理在天為皇天上

帝在人君為大君五嶽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為  
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而世俗  
為貌像為立配為置男女屋而貯之褻瀆神示  
之甚後南軒又詳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  
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  
也何居者可謂正大之論甚敦愚蒙破龍聾

論畫像之義失正

伊川破橫渠定龍女衣冠從夫人品秩事謂龍  
獸也豈可被人衣冠且大河之塞乃天地祖宗  
社稷之祐乃吏卒之力龍何功之有其言可謂

甚正大又以見張程學識淺深之不同也世俗  
事真武呼為真聖只是北方玄武神真宗尚道  
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北方玄武乃龜蛇之屬  
後人不曉其義畫真武作一人散髮握劍足踏  
龜蛇競傳道教中某伐某人修行如此也

論江淮好淫祀

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不沾  
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祀一千七百區所  
存者惟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猶以存伍子胥  
廟未是五子胥可血食於吳而不可血食於楚

今去狄公未久而淫祀極多皆緣世教不明世俗好怪耳

論湖南多淫祀

湖南風俗淫祀尤熾多人祭鬼或村民裒錢買人以祭或投行路人以祭聞說有一寒士被捉縛諸廟柱半夜大蛇張口欲食之其人識一呪只管念呪蛇不敢犯漸漸退縮而去明早士人得脫訴諸官或以為佛呪之靈所致是不然凡虎獸等食人者多是挑之使神色變動方食不動則不敢食若此人者自以為必死無可逃

者更不復有懼死之容矣只一味靠呪上更無復有變動之色故蛇無由食之亦如虎不食澗邊兒之類非關神呪之力也

論理感通之妙

後世看理不明諸神廟有靈感響應者則以為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類煞有曲折一操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為厲子產所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之類一操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魂未散底人一操是生稟氣厚精神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操是人

塑神像時捉箇生禽之猛鷲者如猴鳥之屬生  
藏於腹中此物皆生被劫而死魂魄不散衆人  
朝夕焚香禱祝便會有靈其靈乃此物之靈一  
樣是人心歸以為靈則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  
自會靈如白煮大王之類一樣又是山川雄峙  
廟宇坐得其穴此氣自靈又有是人之本心自  
有靈處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會凡所占之事  
自有脉絡相關便自然感應吉凶毫髮不差只  
緣都是一理一氣耳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即此意

論淫祀必不惧

聞說南軒曾差一司戶破一淫祠繞得牒兩脚  
俱軟司戶卧乘輿而往牒廟中取神像剖其腹  
中有合數重中有小合盛一大白虫活走甚急  
捉置諸油煎之纔破腹見虫脚便立愈推此其  
他可以類見

論怪事久當自消

天地間亦有沉魂滯魄不得正命而死者未能  
消散有時或能作怪但久復自當消耳亦有抱  
冤未及雪者屢怪纔發覺便恬然如後漢王純

驛中文兒及朱文公斷龍品妻殺夫事

論妖由人興凡三段

大抵妖由人興凡諸般鬼神之旺皆由人心興之人以為靈則靈不以為靈則不靈人以為怪則怪不以為怪則不怪伊川尊人官廨多妖或報曰鬼擊鼓其母曰把槌與之或報曰鬼打扇其母曰他熱故耳後遂無妖只是主者不為之動便自無了細觀左氏所謂妖由人興一語說得極出明道石佛放光之事亦然

又

昔有僧入房將卧暗中誤踏破一生菽心疑為蟾蜍之屬卧中甚悔其為枉害物命到中宵忽有叩門覓命者僧約明月為薦扶及至天明見之乃菽也此只是自家心疑便感得遊魂滯魄帶附而來又如遺書載一官負於金山寺薦扶亡妻之溺水者忽婢妾作亡魂扶語言死甚寬數日後有漁者救得妻送還之此類甚多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何自作賴省幹占法有鬼附耳語人來占者問姓幾畫名幾畫其人對面點數渠便道得或預定記其畫臨時更不點數只

問及便答渠便道不得則知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康節之言亦是破此精微處

又

張元郡君死後常來與語說渠心下事一道士與園基而妻來捉一把碁子令持去問張不知數便道不得曰我後更不來矣此未必真是其妻游魂滯魄乃隨張心感召而來被道士窺破此機則更使不行世之扶鶴下仙者亦如此識字人扶得不識字人扶不得

論正人妖不敢近

昔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夫皆訪觀狄梁公亦往焉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見蓋端人正士精爽精明鬼神魘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鬼神欽鬼神之所以迫人者皆由人之精爽自不足故耳

論事神當敬遠兩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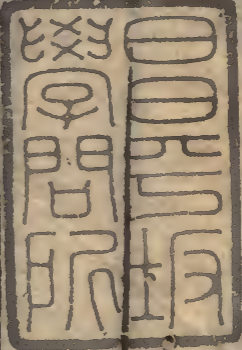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句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

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  
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  
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入之道則事  
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卷下

皇明嘉靖癸丑  
晉州開刊





幼學 梁希閔

校正 成均生 貞立 崧

中直大夫行晉州判官晉州鎮兵馬節制都尉 杜世薰

道政大夫行晉州牧使晉州鎮兵馬節制使 徐偉

奉直郎 都事 韓汝括

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錦溪君 丁應斗

